

从西夏岩画看党项族的尚武精神

● 崔凤祥 崔 星

摘 要:西夏党项族尚武精神的形成,是与生存的自然环境、生产的方式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尚武、重勇,使党项族在同大自然、各部族的征伐抵抗中,从弱到强,在严酷现实中发展、壮大,形成了无畏、不屈的民族性格,即使西夏中后期屡经改革、变动,但党项族的尚武传统并没有因为年代之久远、政权之嬗变而退化,自始至终存在。

关键词:西夏;岩画;党项族;尚武精神

中图分类号:E29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1)03—0115—06

作 者:崔凤祥,浙江建设学院教授

崔 星,浙江建设学院讲师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生存为目的的纷争就一直没有间断,强者一方凭借武力千里拓荒,万里游牧,不断圈划着生物界限以外的区域,这些人文界限的延伸,在人类历史上营造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民族与文明^①。公元1038年,西夏以弱小的势力得以与较为强大的宋、辽、金等国鼎立达200年之久,并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迅速推向了顶峰。在对外的一系列战争中,屡战屡胜,少有失利,其中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党项族的尚武传统和对军事的高度重视。通过军事体育活动强身健体,增强军事实力,促进民族团结,形成无畏和强悍的民族精神,达到培养合格兵丁、扩充疆域、获得更多的食物、生活资料以及繁衍生息的目的。西夏党项民族的禀性,文献多有记载,《隋书·党项传》即称其以“俗尚武力”而著称于世;《金史·夏国传》称西夏人“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使尚武这一历史悠久、内容宽广的传统文化,承袭数百年,贯穿于整个民族历史发展之中,对中国古代北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党项族尚武精神还有一个特殊的载体,就是西夏岩画,它凝结着时代特点、携带着时代符号,是党项族生活的真实写照。西夏岩画主要分布在宁夏的贺兰山、北山,内蒙古的阴山、曼德拉山,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拉山等地,约有万余幅。题材有各种家畜、人物、骑者、征战、比武,还有磨盘、车辆、毡房、塔和人面像等。西夏岩画最大特点是岩画旁刻有西夏文题字和人物的衣着。岩画的风格以写实为主,但比较荒率,精品较少。制作的方法主要是敲凿,或凿磨结合,在曼德拉山还有用金属工具的锐尖划刻的作品。它们是整个西夏社会绘画的一个方面,是党项民族绘画艺术顽强地表现和保留形式。从这些岩刻艺术中,我们可以发现与军事体育有关的活动,为我们直观了解一个处于鼎盛时期的西夏古国党项民族尚武精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一、党项族尚武精神及岩画产生的时代背景

党项也称党项羌,是我国古代北方属西羌族的一支少数民族,其历史悠久,早年生活在青海、四川、西藏交接地带的辽阔草原上,世代过着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牧生活。《汉书·赵充国传》称其河湟。《隋书·卷八十三》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獠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羴羴毛以为屋。服装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

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黄河河曲,高山大川,土地肥沃,绿草如茵,自然地理条件养育了他们豪放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品格。羌人“能寒暑饥渴,长于骑射”^②。唐朝末年,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一次在东渭桥(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北)与黄巢农民起义军作战,桥面上有铁鹤,思忠一箭射去,箭镞竟没于鹤羽之中。由此可见西夏人之善射及臂力之过人。夏州政权的创立者李继迁也以善骑射闻名,“尝从十余骑出猎,有虎突从山阪下,继迁令从骑悉入柏林中,自引弓踞树颠,一发中虎眼,毙之”^③,并因此而名扬于番部。

西夏立国,虽疆域万里“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④(图 1),但是恶劣的地理环境和周边多民族混战动乱的特定的生存条件,使相对弱小的西夏封建割据政权一直处于中国北方民族势力纷争时期。若从公元 881 年拓跋部建立夏州政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算起,西夏则历时达 347 年之久,时跨五个世纪,但其战事相对稀少的时间还不足 100 年,其余时间,可以说是“点集不逾岁,征战不虚月。”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党项族同仇敌忾,形成了一种铁骨铮铮、尚武好勇的民族精神。西夏岩画中的人物立像体格魄健、身材魁梧,顶天立地,面像威严,巨臂粗腿,衣装整齐,腰挂利刃长刀。既是待命出征,也可能是凯旋而归。一些组合画面,则是直面战争,以多幅相连的方式表现征战场面,刀枪相对,械斗搏杀,残酷激烈,惊心动魄,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再现了古朴苍凉与战乱交织的边塞文化(图 2)。

西夏党项羌族绘画早有传统。在元昊祖父李继迁不满意其兄李继捧依附宋朝,拒绝宋朝要他们内迁的命令,率领众人出奔时,便拿出其祖先拓跋思忠的画像,让随从出逃的党项人看,利用祖先的威望感化族人,使从者日众。李继迁出示的先祖人物画,证明那时党项人已有了一定水平的绘画能力。元昊依仗贺兰山天然屏障,立国会盟议事,操练兵马,广建离宫别墅“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⑤。在贺兰山东麓有西夏的林苑和佛寺经院。巍然屹立的拜寺口双塔,端庄典雅秀丽无比,其精雕细刻显示了西夏建筑的高超工艺,西夏贺兰山佛祖院就设在这里。这自然成为不甘寂寞的党项人利用岩壁画创作他们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西夏岩画最大特点是岩画旁刻有西夏文字。西夏时期党项人摆脱了无文字、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生活,创造了西夏文。被元昊尊为“国字”,下令“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⑥。这对确定岩画的时代归属是很有价值的。西夏岩画主要分布在宁夏的贺兰山、北山,内蒙古的阴山、曼德拉山、鄂尔多斯草原以北的那仁乌拉山等地,约有万余幅,仅贺兰山贺兰口就有近百幅,上千单体图案。它们是整个西夏社会绘画的一个方面,是党项民族绘画艺术顽强地表现和保留形式。从这些石刻艺术中我们可以发现与军事体育有关的活动,对于我们了解当时西夏党项民族尚武精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二、西夏岩画中有关党项族尚武的内容

(一) 射猎 党项族有着悠久的狩猎和丰富的狩猎经验。狩猎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也是他们的民族文化早期植根的肥沃土壤。“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⑦。内迁和内附的党项族也不例外,好勇喜猎,目以兵马为务,并且善于此道。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这种围猎表示的就是同心协力,并且可以常备不懈习战练武。西夏人射猎活动的地区,主要分布于贺兰山、天都山“藏有虎豹鹿獐”,坡谷“玩羊、山羊、马豺狼等隐处也”,河泽“野兔多居”,平原“白黄羊、红黄羊居”,沙漠“沙狐多藏伏”。公元 909 年(宋淳化元年)李继迁遣使至契丹贡品“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张,犬子十只”^⑧。一次进贡千张沙狐皮,表明该地区动物之多。这就为立国西陲而以“射猎为务”的西夏国人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食物。西夏的射猎文化始终是西夏封建经济建设的补充和基础形式,以及统治者习武尚勇的重要措施。西夏广泛流传着皇族射虎英雄的动人故事。精湛的狩猎技艺与丰硕的狩猎果实,被西夏人视为极大的光荣。仁孝继位期间,经常到贺兰山狩猎,并且业已成惯例,即每年十月,要率军行猎;而到了年终腊月,也要出外射猎。由于统治者率先,老百姓更是上行下效,“射奔”在西夏社会很盛行。据《圣立义海》记载:八月,设网伺鹞,射兽;十月,国人天上射雕,地上追射黄羊。由于西夏人贵虎豹皮,是结婚不可少的彩礼,所以,“虎豹被大量捕杀,今天贺兰山、天都山狮虎绝迹或许与西夏时期的

滥捕滥杀有直接关系”^⑨。因此,西夏射猎岩画数量也相当可观。这种射猎岩画不仅仅记录射猎的事件,同时也包含有巫术的内容,事先预演描绘一番,然后进行射猎活动以保证狩猎的成功。这种射猎活动有单人猎、双人猎、多人猎,有步行猎、骑马猎和车猎,也有使用群狗围猎的场面。此外,还有陷阱、套索狩猎的方法,运用猛禽射猎也是西夏人的特长,史载“元昊贡白鹤于契丹”,白鹤号曰“海东青”,是优良的猛禽(图3)。此岩画并不一定是海东青,但属俊健的鹰隼一类猛禽,饲养驯熟后,是猎人的好帮手。



图1 西夏疆域图



图2 械斗



图3 狩猎



图4 战神与西夏文



图5 军驼



图6 西夏骑兵

(二)“圣象” 西夏治国的大政方针是“忠实为先,战斗为务”^⑩,自然包括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一切为政权服务,一切为了提高民族意识,一切为了提高战斗力。艺术中贯彻以武为当务之急战略思想的艺术形象备受尊崇。在贺兰口北侧有西夏文题记旁的一幅类人面岩画,人面形中似有一个站立人的轮廓,双臂弯曲,两腿叉开,佩带腰刀(剑),并突出男根(图4)。这种独特的崇拜和敬仰,就是西夏战神的形象,就是贯彻大政方针战略思想的体现。“战神”额头的一点是智慧和神力的象征;头饰、耳饰明显,表明盔甲整齐,暗示了等级军衔;下颌磨刻一缕阴影,以示浓须,透露出游牧民族的剽悍、勇猛;面部肌肉线条流畅活跃,微闭的双眼原来是以五官造型的武士佩带的腰刀,象征了战争的残酷性。如果说这幅画还有巫觋含义的话,也是一个全副武装、威武不屈的英勇善战的巫觋的形象,表现了西夏立国立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质直而上义”的朴素风格。在岩画旁的西夏文题记“正法能昌盛”,就是要弘扬“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大法,以振国威,以扬民气,走兴国富民之道。可以说这方题记为这幅图做了最贴切最生动的注释。此外,战神的形象同外部人面的结合,说明了战神永远活在西夏人心中,永远显现在人们的眼前。

(三) 骑兵 由于在速度和机动性等方面的优势,骑兵在古代战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西夏来说,与宋、辽、金相比,国小实力弱,在作战中,军队往往“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侧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能够“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夏众动员号十余万人。”“若夫深入穷追,则夏贼度势不能抵,必奔遁绝漠,王师食尽,不能久留,师退而贼复扰,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一也。”^⑪更多地采用运动战的策略,要求军队有更强的机动性。因此,骑兵在西夏诸兵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夏的骑兵,号称“铁鹞子军”,是西夏的主力部队。他们一经操练便可挥戈上阵,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西夏是以牧业为主的民族,骑马打仗个个都是能手,而且还配备供应的骆驼(图5)。即“凡正军给生长马驼各一”^⑫。所以马、驼等成为百姓家家户户必备之物。文献记载有健马、壮驼八十余万。在战斗中,西夏骑军“衣重甲,乘善马,以铁骑为前锋,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落”^⑬。西夏骑兵曾引起宋人的特别重视。《宋史·兵志四》记载:“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可想而知,这些骑手不仅精于骑术,而且驰骋疆场,所向披靡,宋军不在话下,蒙古兵也怯他们三分。

北宋宝元二年(1040 年)、康定二年(1041 年)和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西夏部队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地与拥兵百万的宋军进行三次大规模交战中都大获全胜,靠的就是骁勇善战、机动灵活的骑兵部队。“固以弓马之力取天下”^⑭。

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产马地尽在游牧民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游牧民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这种骑兵在军事战术上胜过中原的步兵,直到近代火器传入之前,亚洲的军事技术天平都倾向于骑兵。骑兵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⑮。贺兰山描绘西夏骑兵的岩画,或马上格斗,或立于马上,或众将士骑马,或骑马操弓高举战旗,或步骑兵举旗行进,那可真是“战旗入云霄,利剑随疾风”,表现了一种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勇气概(图 6)。

(四)精良兵器 西夏在军事上的强胜还和他发达的冶炼业与兵器制造业有关。西夏境内矿藏丰富,冶铁主要用以制造兵器与农具。西夏统治者尤为重视兵器的制造,并把它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中央机构中设有“铁工院”、“冶金司”统领全国的冶铁业。元昊时期,在兴庆府王宫中设有冶铁工场。其冶炼技术较为先进,有立式风箱和塔炉。如安西榆林第 3 窟千手观音佛壁画中有西夏时的《锻铁图》,一人坐于墩上,两手用力推拉风箱,风箱之后有熔炉火焰。另有两铁匠,一人左手握火钳夹一铁件置于铁占上,右手举锤,另一人双手抡锤打铁件。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西夏铁匠手工锻造的劳动场景。在贺兰口凿刻有冶炼塔炉岩画(图 7)。西夏的铠甲是“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⑯西夏的陵墓中出土的甲冑残片制作精细,薄厚均匀,孔眼划一,有的外表有鎏金。如贺兰山南端芦沟湖一幅岩画,凿刻西夏武士身穿盔甲,头戴毡盔,两手紧握铁球(石球),做投掷状(图 8—1)。

被宋人誉为“最为利器”的神臂弓,是一种威力极大与杀伤力极高的兵器。南宋高宗年间,抗金名将韩世忠就是仿照西夏的神臂弓制造出“克敌弓,以与虜金战,大获胜捷”。14 世纪,英国步兵使用的大弓可射 200 码,是当时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然而它的射程贯穿力与神臂弓比起来还差得远。西夏剑当时在兵器中号称举世无双,宋时曾有“契丹鞍、夏国剑”的记载。就连堂堂的宋钦宗都十分喜爱西夏剑,常常把它带在身边,以虞不测。戍守边疆的大臣也以从皇帝那里获得西夏剑作为最高规格的赏赐。当苏轼见到钦宗皇帝赏赐王伦一把西夏剑“极欣赏”,并请好友晁补之为其作诗:“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赞誉西夏剑不仅犀利无比,而且精巧美观。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士兵的作战能力,而且与兵器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西夏总是以一个军事强国的面目出现,南侵宋,东败辽,与强大的金王朝时战时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器的精良。在贺兰山南端余脉黄羊湾有一幅岩画,一位威风凛凛的西夏战将高举两把利器以示来者,显示西夏剑的威严和武士的风采(图 8—2)。



图 7 塔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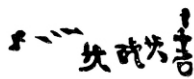
1 2
图 8 武士

图 9 习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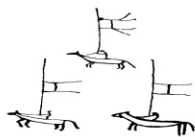


图 10 出征



图 11 秃发



图 12 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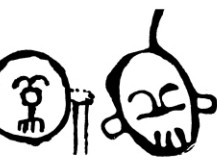


图 13 敲耳、剃鼻

三、党项族尚武的社会风俗

(一)全民皆兵的武装力量 西夏人勇敢强悍、尚武善战,是马上打天下的民族。它与中原地区

历代王朝的兵役制不同,不是一种国家政权的超经济强制,完全是一种强烈的民族尚武精神自觉形成的。每遇战争,全国动员,全民参战,“举国而来号称百万,精壮居前,老弱居后”。“军民之势犹一家也”^{①7}。在宋人的眼中,西夏是“人人能斗击,无复兵民之别,有事则举族皆来”,且“人人习骑射,乐战斗,耐饥渴,其亲冒矢石,蹈锋刃,死行阵,若谈笑然”^{①8},说明角力、技击、骑射等军事体育活动在党项族中开展相当普遍,群众基础相当雄厚。西夏全盛时人口也不过300万,与人口过亿的北宋王朝难以相比,但是,双方作战胜负以北宋损失更大。宋将富弼在庆历四年(1042年)有《上仁宗论河北七事》中说到:“自西鄙用兵,今七年,大小凡经十余战,而每战必败。官军沮丧,望风畏怯。”西夏推行的全民皆兵制规定: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在此基础上,军队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员补充。不仅男子如此,处身其间之女性也不例外。在贺兰山北段归德沟,有一幅西夏女兵习射演练图,他们对准前方的目标,持弓劲射,身后似是一位指挥者或许是一名负贍兵,这幅画诠释了习射与实战结合的热烈气氛(图9)。有关西夏女子尚武参军、勇于骑射、直接参加战斗的记载不绝于文书。例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9载:“东汉以来,西北羌患频仍,而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史书还记载了唐代党项妇女拓跋三娘带令奴婢劫盐之事。西夏军队中有名唤“麻魁”的女兵,经常参加战斗,战功赫赫。西夏毅宗谅祚之母没藏太后与崇宗乾顺母梁太后多次既是指挥数万大军的女统帅,又是披坚执锐、征战沙场的女将。宋元祐七年(1092)十月,西夏以数十万军队进攻宋环州,西夏梁太后“纵铁鹞子数万迎斗”宋军^{①9}。

西夏统治者依仗全民皆兵的强大武装力量,与北宋和辽国发生过大小战争无数次。即使在金国灭掉辽和北宋后,西夏却仍然能保持在西北的地域不受侵犯。鉴于西夏的军事实力,金国也轻易不敢向其发动进攻。这种全民皆兵、临战不惧的气氛与记载,在贺兰山西夏岩画中也多有描述,如高举战旗骑马列队出征(图10)。这种征战岩画描述不外乎两种含义,其一是从战时大义凛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情。其二又有一种“大风气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现了西夏人喜斗,善战,一往直前和耐寒暑饥渴的刚强精神,也对后世的人们无形中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二) 刚烈不羁的民族性格 元昊立国之前,为竭力突出党项民族特色,提高民族意识,稳定部落的联合,加强本民族的力量,以便摆脱宋朝的控制和影响。首先下令国人去除赐姓,改为嵬名、“国中悉用胡礼”、官民一律“皆秃发,耳重环”^{②0}(图11)。元昊率先秃发,即剃光顶,怀念先祖,保持旧俗(尚武),改大汉衣冠,确定民族服饰,吸收与融合本民族音乐和典章制度,订立官吏制度,创制国书,设立蕃学等。这些措施对党项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党项族在长期的迁徙和不定的生活过程中与许多少数民族发生过摩擦。在一次次的斗争中,为自保而大力开展尚武好勇活动,以求健体和抵制外来欺压,使勇敢强悍的民族性格得到了磨砺。如髡面(人在悲伤之极或气愤之极时,用石刀、尖状石器以及金属刀、锥之类的利器在脸上划、拉、割出一道道血口子,血流满面,且留下深深的痕迹)在党项族中曾经广泛流行过。西夏天佑民安八年(1098年),西夏“以兵号三十万犯塞,国主与其母将攻平夏城,自己卯壬辰,昼夜急攻,成等守益坚,夏人乃造高车以临城,载数百人填壕而进。俄有大风震折,夏人一夕遁去,夏主母惭愤,髡面而还。”^{②1}由此可见,以羌戎为主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髡面的风俗(图12)。

西夏人讲义气,讲气节,讲信用,一诺千金,重视乡里感情,崇尚团结互助。如果一旦被侵略,被欺骗,受人愚弄,心中的愤恨往往转化为激烈的复仇行动,不惜诉诸武力。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因元昊之父李德明与回鹘结仇,派兵攻打甘州。西夏人以不报仇为耻^{②2}。对待仇人除了髡面、烙印之外,还有馘耳、馘鼻,这种惩罚通常是针对战争中的俘虏。当时宋、金、西夏、辽四方皆使用,有的时候俘虏多了,被割耳割鼻的多达成千上万人,实在是残酷之极。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元昊获契丹人,辄馘其鼻”^{②3};西夏大安九年(1083年)宋军“俘馘千,驱孳畜五千去”^{②4};西夏天仪治平元年(1086年)宋军“并获,首领五千人,槛送京师,斩馘数千,牛羊、器械、刍粮以万计”^{②5};西夏光定六年(1216年)金元帅完颜赛将夏军“俘馘甚多”等等。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宋、辽、金四方战

争的残酷性和报复心理,对俘虏任意杀戮或誅耳劓鼻,也反映了社会落后野蛮的一面。这许多可怜人无法在众人面前生活,只得到山中另谋生计。西夏岩画中一些人面像残缺部分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写照(图 13)。

四、结语

西北地区历来为游牧民族聚居之地,历史上出现过众多崇尚武力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党项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员,其尚武精神是非常突出的。从崛起到普遍开展为一种典型的地域性文化现象,表现了党项族勇敢剽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魂。这种尚武精神是一个处在上升飞腾民族心理的表白,也是对前途、命运、力量、速度、生命的赞美,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后期,随着王朝内部出现分裂,和与宋、辽、金、蒙古间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及党项人原有尚武精神的退化,这个统治了中国西北部近两个世纪的少数民族王朝开始走向了它的衰败。是战争将它最终深深地埋入到历史的尘埃之中,但他们的艺术、灵魂却永不磨灭。丰富多彩的西夏军事体育岩画是党项族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的见证,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注释:

- ①韩茂利、程龙:《大漠狂风、现实的思考》,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9 页。
- ②刘建丽:《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6 页。
- ③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正》,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8 页。
- ④薛正昌:《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4 页。
- ⑤《西夏卷》二十。
- ⑥《图说天下·探索发现系列》编委会编:《图说天下·探索发现系列(第一辑)消失的古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版,第 87 页。
- ⑦《汉书·赵充国传》卷六九。
- ⑧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 页。
- ⑨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8 页。
- ⑩刘菊香:《西夏人的娱乐生活》,《宁夏社会科学》1993 年第 3 期。
- ⑪苏冠文:《西夏军队装备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0 年第 6 期。
- ⑫《宋史·夏国传下》。
- ⑬《辽史·西夏传》。
- ⑭束锡红、李祥石:《岩画与游牧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版,第 118 页。
- ⑮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 版,第 269 页。
- ⑯崔乐泉:《中国体育通史》卷 2,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版,第 102 页。
- ⑰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 1997 版,第 125 页。
- ⑱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版,第 490 页。
- ⑲《西夏书事》卷 29,北京中电电子出版社 2004 版,第 116 页。
- ⑳史金波:《西夏社会》(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11 页。
- ㉑《西夏纪》卷二十一。
- ㉒樊丽沙、杨富学:《论西夏人的尚武精神》,《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
- ㉓《西夏纪》卷十。
- ㉔《西夏纪》卷十七。
- ㉕《西夏纪》卷十九。

(责任编辑 凌 霄)